

■ '93 深圳作家叢書 ■

LAO

JIE

老 街

廖虹雷 著

海天出版社

(中國·深圳)



PDG



主 編：劉學強

副主編：胡經之 林雨純 楊作魁
何雲華 李 青 宋 城

序

岭南文学新枝叶

林雨纯

与虹雷相识相交二十载。二十年，在生命的长河里只不过是瞬间。但在我们人生的岁月里已是二分一了。二十年，世道几经更替，人事几番更新，我们始终行行复行行，走在诚挚，互相闻问，苦乐相关的友谊道上。即使风风雨雨，即使道途泥泞，彼此依然一起走着，走着……

我和虹雷生于斯，长于斯。或许这“地缘”的关系，成为我们互相投契的因循。但更重要的是，导引我们相识的是文学，促使我们相交相知的也是文学。

早年，我们一起活跃在文艺舞台上。虹雷有艺术天分，有文化素养，有善良的美的情思，因而，他从文习艺得道甚早。他的艺术功力表现是多方面的，能编、能写、能演、能导。他还特别能侃，一拉开嗓门，话头便如流水一样滔滔不绝，不把肚子里的话全倒出来，是难以收口的。品一壶乌龙，剥一粒花生，论大千世界，议市井琐闻，无不萦带成趣，是情趣，也是文章，是性灵，又是学问。

在众所周知的十年畸形的社会形态，他空怀大志而事功未能显著。改革开放的大好春光再次点燃他旺炽的创作热情，在另筑寄托，另谋表现的机关宣传工作的岗位上，也从未疏笔。即使这年头文人下海闹得纷纷扬扬，下海者也许干出惊天动地的丰功伟绩，然而人各有志，他自有灼见，风度濯濯，笔耕不止。

虹雷对文学之神纯出至诚，求之弥坚，爱之弥深的精神品格和人生追求使我钦佩。

虹雷已有《热土流苏》一书问世，读者咸有佳评。如今他的中篇小说结集出版，与他的前书相辅相成，珠联璧合。小说散文，说的是故乡事，写的是南国人，抒的是故园情。一幅幅古老而现代的南国风情画，是他一腔乡土情怀的喷发。书中的《老街》、《老村》、《老圩》、《老厂》四个中篇，凝聚着丰富的社会内容。在破败的老街凄美的渔村古朴的老圩图腾的老厂，作者刻划的鲜活的南国人物群像，对特区人图强思变的生命意识的揭示与颂扬，以及具有浓郁乡土味的场景和语言，凸现出岭南文学“广味”、“粤味”的精妙。

作者从南国边陲波澜壮阔的社会背景，继而哀怨，继而愤慨，继而亢奋地娓娓诉说“四老”今昔去触及生活在南国的子民们延续的生活方式以及观念的嬗变，找寻人性的复归与失落。将天地、国运、家庭、个人融为一体，探寻人的本性与命运，表现作者对岭南文化的独特见解。“廖虹雷小说包含的原型模式，不仅给作品增添一层深邃古老的音韵，也使他的故事格局不吝于风味独具的描写，而成为探讨人类命运的‘寓言’。”青年评论家胡滨的评价可谓恰当中允。

文学艺术靠形象，已成常识。当“四老”中的曲嫂、高佬盛、花嫂、跛脚鸭、关月亮、那娜等一批我们既熟悉又陌生刚刚抖落乡间的泥土向着扑朔迷离的都市走来的时候，读者在好奇中惊讶地呼吸到一种风味独特的气息。

南国佳人天下秀。曲嫂是南国佳秀的一个丰满的形象。她代表了作者生命意识的寄托，是作者潜在的生命意识表现之鼎。刚强与内秀并重的曲嫂，心地善良，心胸敞亮，精明强干，柔情似水。由于她在一个丧失理性的年代自身理性的迷失，所以亦有“愚昧的思想，粗陋的见识，陈旧的观念，封建的办法。”然而，多少横来风雨，几经呕心沥血，她，一个普通的女性，在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未曾泯灭生存的意志和冲劲。一个女人在没有男人的天地里支撑着渔村和家庭的生活。一个坚韧不拔的女性形象赢得读者的嗟叹和激赏。在“四老”中另外一群近乎僵冷的人物，因作者的

热情使之在书页里——鲜活重生。人物的悲欢离合是作者情感的鸣应。人物的鲜活可感，缘由作者循着“披文以入情”的线路去体验他“情动而辞发”的意识真相。作者的生命动力血泪萃聚于斯。

“四老”文笔平淡，纵笔直书。显然，作者的叙述文体追求的是“情到浓时方转淡，淡泊方知兴味长”的境界。作者体悟到驾驭感情的妙理，所以，他在观看人情世态时热心冷眼，述说人生甘苦时暖意宜人。首篇《老街》尤为突出。作者在淡墨中，时常也有浓浓的落笔。《老街》有一则精巧地运用呈现式直接表现法的描写——

“只见他剪子先在空中沙沙地响几下，才落下剪发；拿刮刀，先在空中划一个小弧，才贴在毛发脚上刮。明明他的刀要往脸上落下时，他偏偏要在空中虚晃几下，才轻轻地落到脸上，顺势一刮，从鬓角直到下巴尖。这个动作，十足像蜻蜓在点水前的一刹那，用很快的、几乎看不见的动作，在水面抖几抖，再俯冲下去点水，灵敏，爽快。点到即止。动作很美。他帮大官剪鼻毛，掏耳窿毛，长官一阵酥痒，顿觉身心松弛了。接着，他拿了把长年使用已磨损了一半的剃刀，把长官的眼皮翻起来，用光滑的刀背，异常敏捷地在眼皮与眼睫毛之间一拖，修了多余的睫毛。然后边洗头，边按摩太阳穴。洗完头，又双掌合十，给槌松颈椎背肌，随着一阵阵指间碰撞的啪啪声，长官闭目怡神。高佬盛为他扫净最后几根沾在衣领的头发，他双手摸摸溜光的脑袋瓜时，伸出如小芋头似的拇指，操着高佬盛听不懂的北方话，连连称赞：

“不是呀呀乌，而是顶呱呱。”

读罢，使我猝然想起莫泊桑在《小酒桶》描写老妇人那则神来之笔：“她那些钩曲、多节、坚硬得像蟹脚一样的手指头儿……”

我们常常可以听见北方写作的朋友以同情的口气说，在南方，讲广东话的人写作，比我们讲普通话的是吃亏的。就是说，广东人

写作往往要经过一道“翻译”。言之有理，亦不尽然。有理，即道出了语言的共性。不尽然，指的是忽略了语言的个性。

不妨作个探究。如果说唐代大师韩愈屈居南粤之时，其作诗运用了“凹凸不平”这句粤语方言似乎有些儿玄乎的话，那末，当代岭南名流的小说冶炼和运用地方色彩语言有不少成功的经验。黄谷柳的《虾球传》；吴有恒的《滨海记》；陈残云的《香飘四季》。岭南大家欧阳山名作《三家巷》更是成功的典范。譬如不说“能说会道”，而说“牙尖嘴利”；不说“怪声怪气”，而说“浪声浪气”；不说“相貌丑陋”，而说“蛇头鼠眼”；不说“有文化”，而说“知书识墨”等等。欧阳山等名家在冶炼和运用地方性文学语言的精妙隽智，给我们留下隽永难忘的印记和启迪。虹雷在前辈的经验启发下勇于探索。他在运用“粤味”色彩语言采取去芜存菁的法理，扬弃荒僻粗俗在各地读者间落下一幅文字障碍的地方土语，选取生动风趣而富有刺激力的地方语言。这些生蹦活跳的直接来自于生活而用之于文学的语言，使他的作品明显呈现一层“粤味”的色彩。

虹雷是注重用说故事的方式写小说的一路作家。在他的中篇集里显然看到他在着力编织完整故事的布局和叙述中，欠缺人物心理氛围的细腻描摹。他的小说表现手法的路子不宽。我们并不要求作者寻摸马克吐温式以严肃的态度叙述荒诞的故事，也不要求作家遵循卡夫卡用怪异的象征展现一个梦魇般的世界。然而，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创作实践中，借用现代小说的表现手法和技巧，拓宽创作视野与思路，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在我国新时期十年的文学运动中，群雄跃起，盛况空前。与此文潮鼎沸之时，文坛各采宗风。被称为乡土作家的虹雷，自嘲没有叱咤暗鸣，斩将搴旗的勇武，但蛰伏在他的潜意识里，一直在呐喊走自己的路。

深圳文学的成长过程，是艰难曲折的。从幼稚到成熟，从寻模式到形成自我风格，期间得到许多有志之士的悉心浇灌，奋力耕耘。廖虹雷是其中活跃且富有成就的一个。他的文学实践连同他

的一个个耀眼的硕果，成为岭南文学一片新枝绿叶。是深圳文学可喜的收获。

有人把生命比作一列火车。在一生中要经过几个大站，它一站一站地不停驶过：

第一站是快乐的童年。

第二站是青春与爱情。

第三站是事业与创造。

第四站是静思与智慧。

第五站是永恒而伟大的休息。

如今，虹雷已经从诗一样的第二站蜕化出来，由人生的第三站开出向前方驶去。他正处于事业与创造的辉煌时期，作为他的相交相知，我祝愿他在有为的年代，文思如涌，华章如潮。

1993 年酷暑于深圳鹿丹邨

目 录

- 岭南文学新枝叶(序)..... 林雨纯 (1)
- 老 街 (1)
- 老 村 (64)
- 老 圩 (132)
- 老 厂 (200)
- 后 记 (249)

老 街

一 高佬盛的饭碗

有一点点“含背”(微驼)的高佬盛，老在古旧细长的尚达街游来荡去。

这条街，他高佬盛眨下眼就住了五、六十年，也就是行行走走了两万多天。

他天天走路脸都朝下，眼望地上。好像地上掉了根头发，他也要捡将起来似的。绝少见到他头昂趾扬。有人指着他的背脊梁打趣说，若果哪位缺德的人，从街边楼棚窗口砸下个什么硬物，或者雄猫嬉春，在屋背作滚，抓下块断檐碎瓦，他断然不晓得躲避。

这也难怪，他十三、四岁就被阿爹捆着双手，迫着去跟人学剃头，从此每天站十个八个钟头，四十多年来都对着不同的脑袋刮呀，剪呀的。结果，不光脊梁有点驼，也养成了看什么都很细致，做什么都轻手轻脚，说句话也讲究阴声细气，养成慈祥和蔼的习惯。

他看人，最爱看人家的头，正如街边的擦鞋妹，专注行人的双脚一样。他品出，大凡脸白色嫩，皮肤幼滑的人头发柔软如丝；脸色黄黑，肌肤粗糙的人，头发也粗硬，容易分叉断脆；心宽、富足的人，脑门饱满，后脑勺偏平；艰辛、操劳的人，鬓额稍短窄，脑后瓜圆突……说来笑话，他这个大男人，从前不太敢看女人。当然，这只是一阵子。新社会，他也给女人剪发，修脸。

他喜欢穿浅灰色的丝质唐衫。合身，得体，一副善者仁翁仪态，加上那与众不同的红红的酒糟鼻，不少人讪笑他“鸿运当头”，必有

后福。他往往不置可否。碰上心境好时，笑咪咪地点头回敬：“望是这样望。”

这天，高佬盛打早去新安酒家饮完茶，两笼凤爪、烧卖落肚，一根葵骨牙签剔了牙缝，招手叫小姐买单交款，顺手多买了两个莲蓉包，带回给那个不争气的闲散在家里的儿子吃。这儿子，三十而未立，都因颈骨软不溜秋，脑袋架不稳，老爱往两边耷拉，到现在还未成家立业。他顺着街，拐了几弯，踏上尚达街街口，不知哪家人播放着香港流行曲《绝对空虚》，狂乱的节奏，干涩的嘶喊，撩得他心烦意乱。被雨水冲得发亮的青石板上，阳光反射得使他眯缝眼睛。

本来不很畅快的心情，被衬得郁郁不欢。

高佬盛最得意的漂亮女儿哑女，偷渡去香港一晃就七八年了。如今她捎口信回来，想在尚达街开间店铺，一来可以发展一下她在香港获得的高级美容手艺，二来可以回到父亲的身边，赚点钱益一下家里人。高佬盛心想，开个美容院，行业新，有搞头，好是好，但是，你不知道特区的变化，闹市中心都迁走了。做生意是很讲究铺位、顺脚的。香港油麻地、旺角、尖沙咀、铜锣湾等地的铺位昂贵为世人尽知了。就是在乡下地方，同样开间咸杂店，顺脚与不顺脚，皇帝打架——争（差）天。尚达街往日繁华景象，已一落千丈，萧条冷落，不顺脚了。要是这美容院开办起来，维不了地皮费，“拍乌蝇”，弄得个血本无归……

他似乎拈了个脏腥的绿头苍蝇，下意识拂拂丝质唐衫前襟，险些把手里拎着的两个装在塑料食品袋里的莲蓉包拍落。

他几乎撞在站在家门口的五婶手里操着的晾衣竹竿上。

“哎哟，他看下不看上的高盛叔，差点捅着你了。真对不住……对了，听说你要开间美容院？你敢开，我儿子说也开间时装店。”

面对着神秘而小声的五婶言语，高佬盛笑而不答，礼貌地走开。他深深地鼓着酒糟鼻，吸了口气，喃喃暗道：哑女，回来看一看吧，你准会吃惊不小。此地虽然比不上香港，但也摩登大楼幢搭幢，五花八门的商场、酒店、宾馆叫人眼花缭乱。我们街道周围都变了，

连当年串乡理发带你去过的上围村都变成了市区。就唯独老城区的尚达街，没变。

本来，香港有个“老细”（老板），准备把以尚达街为中心的旧城街全部拆掉，重新盖一个江南园林式的园中院，取名叫花城。说拆那阵子，规划局、城建局、测绘队、建筑公司、区、街、居委会干部一批批地来人，把这街丈量来丈量去，街坊们的会开来开去；上年纪的妇女舍不得祖宗屋，不肯离开好风水的胞衣迹地，哭过来哭过去。结果全白费。说拆、拆、拆，却一拖几年。

讲惯时髦、时效和新观念的人也在骂骂咧咧。

有钱人气恼，想自个儿拆了自己的老屋，在原址上建它个三层五层，自己住不完，出租。一大笔港币或人民币，月月入息。但是，不斗胆，不敢拆，不敢建。怕建了，白垫钱。

没钱的人，巴望它早点拆，好让政府给安排个舒适的一厅几房，配有阳台、厨房、厕所什么的，早点脱离“七十二家房客”的住宿环境。但是，颈望长，眼望累，都“无渣粥”。更有人想在这条街上租一间，花点钱，全装修，领个执照，经营一下，也不敢轻举妄动。

就这样，白白浪费了几年黄金时间。

所以，特区五、六年大规模基础建设过去了，这条街，像被康复的病人丢了一条陈旧的拐杖一样，静静地横躺在市区一个热闹的角落里。

尚达街，尽管被人们逐渐淡忘，但它还未消失曾经是商业中心的痕迹。

这小街，颇具南方城镇市集街道的风味。

泥砖墙，青红瓦，一间接一间，一座连一座，没有间隙，没有巷罅。有的两间铺，中间一条墙，省去了一边墙的人工和钱财。这街上的房子，一般比较高，多数有二层或一个楼阁，好用作住家或仓库。

店铺门面，三至五米不等。开铺时，把一块块高两米，宽一米的木门板卸下来，拢叠靠墙一角，用麻绳子圈一圈。门板用了几十年，

油漆早就老化斑剥，上门槽的顶端和下脚门椽都霉烂，剩下犬牙似的少许木棍顶着。记不得哪间店铺，有块门板突然往街上倒去，险些压着行人。

小街，是东西走向，处镇子中心。这是老镇最长最大的一条街道。说大，其实最宽处才七八米，最窄的不足四米。刚刚够旧时衙门县官的轿子通过。

街两边的屋，瓦檐对瓦檐，门窗对门窗，比肩而立。从底下往天上望，抵得上“小街一线天”的雅号。屋对屋的檐近了，野猫常常在屋顶跳来跳去。好端端的瓦筒，被蹭得东歪西扭。瓦顶被滚得嗦嗦作响，接着撒下泡尿，顺着瓦槽往下流，不注意的人还以为下雨呢。到了夜里，雌猫发情，发出骚味，嗷嗷寻偶，酷似婴孩夜哭。雄猫听声，闻骚味，相聚，腾跳，滚动，两边瓦背顶被搅动得如雷贯耳，令人难以寝睡，只好个个从小窗户里探出个头，厉声喝道：“死猫，快走！”

眼下，街两旁房屋的楼阁，大多数住人了。下了几天雨，一出太阳，家家户户翻出潮湿的被单、床褥、蚊帐、棉被及不常穿的厚风衣、毛线衫，加上有孩子人家的裤衩、尿布和姑娘们的艳丽连衣裙、蝙蝠衫、超短裙、袜裤、绣花透明的内裤、考究的肉色尼龙乳罩，晾在横竹竿上，你伸出来，我搭过去，一行行，一排排，密密麻麻，随风飘扬，几乎把那从“一线天”檐缝透进来的阳光遮住了。有几次，好些外国游客，钻进这街里专门猎拍这充满生活情趣的市井风情，吓得那些探出头晒衣服的妇女，赶紧把头缩回去。有哪个女人，气力不足，衣服拧得不干，水老往下一滴一滴地淌，人们从这衣滴水中穿过，也不怎么介意。

高佬盛习惯低着头行路，夏天滴水滴在脖颈上，凉丝丝；冬天滴水滴到颈脖里，透心寒。他顶多抬起愠怒的脸，往上瞟一眼，又低头数他脚下的石板块。

整条街稍好的铺子，算是一头一尾的那三几间楼房了。三四十年代，本街一个有点名气的牙医，和一个开当铺的老板斗气，在街

西头，面对面地各造一座颇有派头的小楼房。一街分两面，座在街道南面的牙医，自认有点洋学问，洋技术，洋见识，就用洋水泥造了座两层半高的小洋楼，设置骑楼。遇上翻风落雨，街上行人都趋避骑楼。加上骑楼上大幅墙壁用水泥筑了“牙医专科”斗大几字，无形中起到广告和口碑作用。牙科洋楼的楼上楼下，用洋水泥拌有闪闪发光的碎玻璃打磨，整个地板平滑溜溜，光洁照人。

广东人有句话，“败家出于激颈。”

牙科洋楼正对面，有个自认地头蛇的当铺老板，兼开几个吸引香港赌客的赌场，发了点财。财大气粗。他觉得这臭洋楼挡住了他的南风，夺了他一向旺气的铺面，老吞不下这口气。漏夜回乡下卖了几亩田，筹足资金，搬来一班泥水匠，吩咐人落足灰、沙、红泥、猪血、纸浆，硬是叫几十人日夜开工“舂墙”，垒起一座三层高固若金汤的当铺楼。楼顶临街那面墙，用油灰、纸巾、烟炱塑上龙腾虎跃的泥雕和一个米筛般大的“当”字，系威系势，镇北食南，欲剋牙医，自觉寓意无穷。

整条街两边屋铺，不多不少，正好五十八间。以前不外乎是米铺、布匹店、火水（煤油）店、杂货店、咸鱼店、洋货店、药材店、车衣店、王老吉凉茶店……自从工商业改造和大割私有制尾巴年月以来，再没有私人做生意。许多店铺合并的合并，改营的改营。就是一间店内，也搞“大统一”，“清一色”。卖石龙火柴的，长条玻璃柜里一长串陈列着石龙火柴；卖烟的，一长排百雀牌香烟、一长排珠江牌香烟、一长排丰收牌香烟，以及一些异常粗糙、低档的商品。这些商品虽然单调，但是畅销。说它畅销是因为仅此无它。人们没法选择。说它单调，因为它十几年一贯制，售货员从姑娘招工进店卖这几样商品，到结婚，生了孩子，孩子读书毕业了来买东西时，还是这几种。

这些一夜之间全变为公营的商店，往往因资金不足，年久失修，许多房子灰沙剥落，露出土黄色的泥砖肉，墙根不是长满绿茸茸的苔藓，就是粘满斑斑痰迹。过去那当铺、牙科的店号，店徽，被

无数次莫名其妙的运动，铲去字样，漆上红油漆，扫上灰水，反复不停，日月一久，残缺的新旧字样一齐显现出来，耐人寻味。

高佬盛看到这条街毫无生气，暗暗相信街坊上“多事”、“八卦”的人说的话：“尚达街铺头五十八，注定它唔发。”指尚达街怎么也旺不起来，发不了财。“文革”中，街东头扩充一条直街，有家国营店在街口转角空地上占个位，搭了个“掩舍”，做成了有二十多平方米的小仓库。此事街坊有议论。碍于“国营”的，便没有人敢直言。这时恰好赶上城镇门牌整顿，重新编号，这小仓库也算一间屋，名正言顺地钉上一个蓝底白字铁门牌，排行第五十九号。

这个号码，广东人有点忌讳：“五十九，唔（不）会久。”尚达街经历了几番风雨，几度枯荣。现在又传闻要清拆改建。无意中应验了那些人士的口舌。

不过，高佬盛不全信这些。他知道，不去做，肚子不会自然填饱。十四、五岁阿爹带他下乡理发，去少一天都会饿肚子。阿爷告诉阿爹，阿爹告诉他，尚达街，原来叫上帝街。传说，宋朝末代皇帝宋帝昺，被元兵穷追不放，仓皇南下，落荒汕头甲子镇。原来打算陆路经横岗、深圳，逃往香港新界，再渡船过珠江口，取道新会县奔去西南。后因陆路元兵后追前截，埋伏甚多，不能贸然行动。只好在甲子镇找了船只，冒着风浪，星夜渡海，驶登香港。香港九龙至今还保留宋帝昺躺过的那块石，称之为宋王台。

边城上帝街的市民，原先准备好皇上光临本街，备好各种食用，一直等呀等的，不见皇帝踪影。后来才听说人家抄水路抵达香港，街坊们不禁大叹可惜。

宋帝昺虽未达成，这段历史却成为上帝街市井庶民的美谈和荣耀。街上那位代写书信的文墨老先生，两杯烧酒落肚，挥毫疾书，取上帝街的广东话谐音，写成“尚达街”，意指皇帝尚未达到。老先生把香墨未干的“尚达街”三字，命孩童往东西街口一贴，盖住了“上帝街”。市民一见，此街名顺口，易记，其意又甚明了。哪怕元兵来到，也不知所以然，不会引起什么麻烦。就这样流传了下来。

高佬盛趿着宽边塑料拖鞋，手里晃着两个由热变凉的莲蓉包，边走边想起尚达街的兴衰史，联想到自己已过的几十年光阴，感慨岁月流逝，两鬓飘霜。

前些年退休，每月只拿到退休金五十多元，既没有边境补贴、物价补助，更没有奖金，还要供养残疾的儿子，无论怎样把钱数过来数过去，一到月底是无法宽松的。那次饮早茶，一时疏忽身上有多少钱，吃完一盅两件，临柜买单，不多不少，刚巧少五毛钱。多亏柜面小姐面善这位茶客，又多亏也站在柜面交款的老茶客中有一位慷慨解囊相救：“五毫纸，湿湿碎啦（小意思）。”

高佬盛解了窘，谢过茶友，不禁在心里自怨自艾：“自恨枝无叶，莫怨太阳偏，万般都是命，半点不由人。”自己几十年，有本事，无机遇，终像春蚕自缚，老死茧中。看看街内原先的老街坊，人事沉浮，万物沧桑，当年的洋牙医和当铺老板，嗅到北方吹来的弹药味，未等到大军南下，星夜携带家眷去香港，移居国外。街东口那位好好人小学教员余先生，被错划成右派，远死他方。最爱吵架的七姑，领到个体证，迁到菜市场开“士多店”。没本事的五婶见人发财，心痕痒痒，现在又打算开间时装店。懂修车的坤叔，早年被迫插队落户，现在在市郊村办汽车修理厂当师傅，成为赫赫有名的万元户。而自己还守着阿爹留下的二十一桁瓦房，饮餐茶都手头有宽……唉，地灵人杰，地晦人散。

一阵惆怅袭上心头。

哑女要是从香港回来，在尚达街开起高级发型美容院，把老子放下的饭碗再端起来，给高家带来生气，带来光彩，带来称羡的目光。他那翳闷阴郁的心底，又透了一丝亮光。

然而，他又担心……担心很多想到和没有想到的问题。

只有五十九间铺屋的小街，平常走完不消一支烟的功夫，这次他却走了足足半个多时辰。

二 哑女的胸根

高佬盛踏进自己摆着组合柜、彩电、座地风扇、热带金鱼缸、塑胶皮面沙发，空气中充满潮湿阴冷的屋里厅堂，心情并没有开朗多少。

“阿软，老豆（父亲）买回了莲蓉包，你还未起来呀？日头都晒屁股了。”

“早起来罗，我在煮开水呢。”

阿软已不是一位毛茸茸的少男，而是胡子硬邦邦的青年了。他重心在前，摇晃着无法控制的脑袋，咚咚地踏响着地板，从厨房趑趄出来，走到正在播放卡通片的电视机前面，把音量扭细。

“爸爸，刚才香港电视新闻播了好几个国家准备把一些公共汽车、出租小车改装车门，方便伤残人士的轮椅上落……”

“你又不是腿不好。是脖子歪。脖子歪要坐轮椅吗？”

阿软收声，接过莲蓉包子，用手掰成一块块往嘴里送。他是没颈骨的。脑袋瓜在双肩上竖不稳，老爱往左右两边和胸前耷拉。不知是饿坏，还是包子香心急，手里的包子竟塞不进嘴里。他大大咧着嘴巴，随着脑袋一会儿旋向左边，一会儿歪向右边，费了很大的劲，颤着的手像逮蜻蜓一样，好不容易才把包子咬上一口。

高佬盛习惯了，不去帮他。他能活到这二十几三十，已有他的生存能力和本事了。

“阿软，你妹妹哑女要回来投资扩美容院。”

“是吗……”他惊异得几乎爆出了眼珠。

“是”字音是舌前音。很容易送气，发音。但是，恰好这两个字气流的送出和马上吸入空气似乎受到什么阻碍，哽塞在软软的喉咙里，好比小鸭子吞了条长长的蚯蚓，吐又吐不出，吞又吞不下。他的脖子又伸不直强咽，憋得颈筋血管粗如豆角，脸如猪血。

高佬盛急了，连忙送上一杯白开水，左手挽着他的胳膊，右手

在他的颈胛又揉又捋。开水冲下梗着的面粉团，他才没有翻白眼，断了气。

阿软近年曾在街道引进的来料加工电子厂当包装工，也曾到街道居委会办的塑料花厂串花，餐巾纸厂里摺小方纸巾，到个体户小吃店洗碗打杂。但都因为脑袋软不拉垮，加上不像家里人办的企业那么照顾、凑合和方便。所以件件都做不长久。这次胞妹要回来开美容院，重端父亲熟悉的饭碗，心中自然欢喜万分。这时，他不知怎么的没头没尾的冒出一句话：

“妹妹回来，碰上了傻懵这小子怎么办？”

阿软不紧不慢，不重不轻，不清不楚，不高不低的话一出口，却镇住了刚刚平下心来的高佬盛。他怔了一下，险些没把手里拎着的暖水瓶掉在地下。

高佬盛一世人，最威的算是有一门娴熟、上乘的理发手艺。

想当初，西街口牙科洋医生和镇上地头蛇当铺老板，都沏好茶，备好烟，客气地请高佬盛，到他们各自阔绰的厅堂里专门为他理发。牙医要理洋头，发界很清，光修毛脚；地头蛇要剃个精光，不得留青，不得落剪。他按各人所好，体贴周全，博得好评，打赏。特别是他们之间争生意，比场面，斗排场，操办红白喜事，都吩咐下人：“叫高佬盛过来，为我们独家理发。独家的，知道吗？”其实，高佬盛经常一去就去两家。错开去。很少说独家的。因为要斗，就不止一方了。他们这样斗法，无形中给高佬盛带旺了客仔，开掘了财源。

镇中刚解放那阵子，大街上来了不少大兵。有一个说北方话，满脸胡子的大官，在两个警卫员前后随拥之下，踏入这间小小的“盛记理发店”。

“掌柜的，来个陆军装。”

当地人说刮光头是和尚头，避开光光、完蛋，不剩之类的说法。很少听见这么新鲜文绉绉的叫法。好在高佬盛与东街口的小学教员余先生下棋闲聊时，偶尔提到过刮光头有个“陆军装”的别称。